

三
國
志

一
五

杜周杜許孟來尹李譙郤傳第十二

蜀書

國志四十二

杜微傳

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也少受學於廣漢任安
劉璋辟爲從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常稱
聾閉門不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迎
皆妙簡舊德以秦宓爲別駕五梁爲功曹微爲
主簿微固辭輦而致之既至亮引見微微自陳
謝亮以微不聞人語於坐上與書曰服聞德行
饑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咨覲王元泰李伯仁

王文儀揚李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文仲寶等
每歎高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貴州德薄
任重慘慘憂慮朝廷主八公今年始十八天姿仁
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
順民輔此明主以隆李興之功著勲於竹帛也
以謂賢愚不相爲謀故自割絕守勞而已不圖
自屈也微自乞老病求歸亮又與書荅曰曹丕
篡弑自立爲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
羣賢因其邪僞以正道滅之怪君未有相誨便
欲求還於山野丕又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

不多務且以境勤農育養民物並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爲汲汲欲求去乎其敬微如此拜爲諫議大夫以從其志五梁者字德山犍爲南安人也以儒學節操稱從議郎遷諫議大夫五官中郎將

周羣傳

周羣字仲直巴西閬中人也父舒字叔布少學術於廣漢楊厚名亞董扶任安數被徵終不詣時人有問春秋讖曰代漢者當塗高此何謂也

周羣

舒曰當塗高者魏也鄉黨學者私傳其語羣少受學於舒專心候業於庭中作小樓家富多奴常令奴更直於樓上視天災纔見一氣即白羣羣自上樓觀之不避晨夜故凡有氣候無不見之是以所言多中州牧劉璋辟以為師友從事續漢書曰建安七年越雋有男子化為女人時羣言哀帝時亦有此將易代之祥也至二十五年獻帝果封于山陽十二年十月有星孛于鶉尾荆州分野羣以為荆州牧將死而失土明年秋劉表卒曹公平荆州十七年十二月星孛于五諸侯羣以為西方專據土地者皆將失土是時劉璋據益州張魯據漢中韓遂據涼州宋建據枹罕明年冬曹公遣偏將擊涼州十九年獲宋建韓遂逃于羌中被殺其年秋璋失益州二十年秋曹公攻漢中張魯降

先主定蜀署儒林校尉先主欲與曹公爭漢中問羣羣對曰當得

其地不得其民也若出偏軍必不利當戒慎之

時州後部司馬蜀郡張裕亦曉占候而天才過

羣

裕字南和

諫先主曰不可爭漢中軍必不利先主

竟不用裕言果得地而不得民也遣將軍吳蘭

雷銅等入武都皆沒不還悉如羣言於是舉羣

茂才裕又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

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卯之間當

失之人密白其言初先主與劉璋會涪時裕爲

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

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

計種
涿
意以爲此

史記
無

毛繞涿居乎裕即荅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爲
涿令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
涿欲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
裕以此及之先主常銜其不遜加忿其漏言乃
顯裕諫爭漢中不驗下獄將誅之諸葛亮表請
其罪先主荅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鉏裕遂弃市
後魏氏之立先主之薨皆如裕所刻又曉相術
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于地也羣
卒子巨頗傳其術

杜瓊傳

周羣 杜瓊

杜瓊字伯瑜蜀郡成都人也少受學於任安精
究安術劉璋時辟爲從事先主定益州領牧以
瓊爲議曹從事後主踐阼拜諫議大夫遷左中
郎將大鴻臚大常爲人靜默少言闔門自守不
與世事蔣琬費禕等皆器重之雖學業入深初
不視天文有所論說後進通儒譙周常問其意
瓊答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視識其形色不
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漏泄不如
不知是以不復視也周因問曰昔周微君以爲
當涂高者魏也其義何也瓊答曰魏闕名也當

國將以文字傳
為識黃巢
附云座平年
宋高宗之
二月立康
康康玄宗名
甚保去氏
符而初服皆
無有侍者及

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又問周曰寧復有所
怪邪周曰未達也瓊又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
始自漢已來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
此殆天意也瓊年八十餘延熙十三年卒著韓
詩章句十餘萬言不教諸子內學無傳業者周
緣瓊言乃觸類而長之曰春秋傳著晉穆侯名
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
嘉耦曰妣怨耦曰仇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
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其後果如服言及漢靈
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既立為帝後皆免為諸

備具神授類

隋王劼附錄書

稱此符命乃

可晒

備慎也故字玄德

而慎德之義備

具備也

無人傷在漢人不

識字大馬頭人為

長人持十為斗虫

者居中也許慎

東陽記向文言同兼及災字
晉武皇帝向朝什注
元年

矣與師服言相似也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
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意
者甚於穆矣靈帝之名子後官人黃皓弄權於
內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周深憂之無
所與言乃書柱曰衆而太期之會具而授若何
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太天下其當會
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蜀既亡咸以周言
為驗周曰此雖已所推尋然有所因由杜君之
辭而廣之耳殊無神思獨至之異也

許慈傳

文叙至三國而
字大盛九方不

不肖其死也曰

十

天古

一則之識

一字同一附會

胡於弘文人

然

許慈字仁篤南陽人也師事劉熙善鄭氏學治
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建安中與許靖等俱自
交州入蜀時又有魏郡胡潛字公興不知其所
以在益土潜雖學不沾洽然卓犖彊識祖宗制
度之儀喪紀五服之數皆拍掌畫地舉手可采
先主定蜀承喪亂歷紀學業衰廢乃鳩合典籍
沙汰衆學慈潛並爲博士與孟光來敏等典掌
舊文值庶事草創動多疑議慈潛更相克伐謗
讟忿爭形於聲色書籍有無不相通借時尋楚
捷以相震懾懾虛晚反其矜己妬彼乃至於此先主

杜瓊 許慈

即之歲

愍其若斯羣僚大會使倡家假爲二子之容倣其訟閱之狀酒酣樂作以爲嬉戲初以辭義相難終以刀杖相屈用感切之潛先沒慈後主世稍遷至大長秋卒

孫盛曰蜀少人土故慈潛等並見載述

子勛傳其業

復爲博士

孟光傳

孟光字孝裕河南洛陽人漢太尉孟郁之族

續漢

書云郁中常侍孟貴之弟

靈帝末爲講部吏獻帝遷都長安遂

逃入蜀劉焉父子待以客禮博物識古無書不覽尤銳意三史長於漢家舊典好八羊春秋而

譏呵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光常譊譊謹昨

譊音奴交反謹音休
表反昨音徂格反

先主定益州拜爲議郎與許慈

等並掌制度後主踐阼爲符節令屯騎校尉長
樂少府遷大司農延熙九年秋大赦光於衆中
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
宜有也衰弊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
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倒
縣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乎又
鷹隼始擊而更原宥有罪上犯天時下違人理
老夫耄朽不達治體竊謂斯法難以經久豈具

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禕但顧謝踖踖而已

光之指摘痛癢多如是類故執政重臣心不能

悅爵位不登每直言無所回避爲代所嫌太常

廣漢鐔承

華陽國志曰承字公文歷郡守少府

光祿勳河東裴雋等

年資皆在光後而登據上列處光之右蓋以此

也

傳暢裴氏家記曰雋字奉先魏尚書今潛弟也雋姊夫爲蜀中長史雋送之時年十餘歲遂遭漢末大亂不復得還

既長知名爲蜀所推重也子越字令緒爲蜀督軍蜀破遷還洛陽拜議郎

後進文士祕書郎

郤正數從光諮訪光問正太子所習讀并其情

性好尚正荅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

之風接待羣僚舉動出於仁慈光曰如君所道

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所施爲且智調藏於曾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設也光解正愼且不爲放談乃曰吾好直言無所回避每彈射利病爲世人所譏嫌疑省君意亦不甚好吾言然語有次今天下未定智意爲先智意雖有自然然不可力彊致也此儲君讀書寧當倣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爲然後光坐事免官年九十餘

卒

來敏傳

來敏字敬義陽新野人來歙之後也父豔為漢

司空

華嶠後漢書曰豔好學下士開館養徒眾少歷顯位靈帝時位至司空

漢末大亂敏

隨姊夫奔荊州姊夫黃琬是劉璋祖母之姪故

璋遣迎琬妻敏遂俱與姊入蜀常為璋賓客涉

獵書籍善左氏春秋尤精於倉雅訓詁好是正

文字先主定益州署敏典學校尉及立太子以

為家今後主踐阼為虎賁中郎將丞相亮住漢

中請為軍祭酒輔軍將軍坐事去職

亮集有教曰將軍來敏對

上官顯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奪我榮資與之邪諸人共憤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昔成都初定議者以爲來敏亂羣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含容无所礼用後劉子初選以爲太子家令先帝不悅而不忍拒也後主即位吾聞於知人遂復擢爲將軍祭酒違議者之審見皆先帝所疏外自謂能以數厲薄俗帥之以義今既不能表退職使閉門思愆亮卒後還成都爲大長秋又免後累遷爲光祿大夫復坐過黜前後數貶削皆以語言不節舉動違常也時孟光亦以樞機不慎論議干時然猶愈於敏俱以其著宿學士見禮於世而敏荆楚名族東宮舊臣特加優待是故廢而復起後以敏爲執慎將軍欲令以官重自警戒也年九十七景耀中卒子忠亦博覽經學有敏風與尚書向